

TIANWANGDING

三千年前，商朝的一支精锐军队——“九夷之师”神秘失踪。这一事件和老子出关、徐福东渡、建文地遁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失踪谜案。二十世纪以来，在美洲的一些古代遗址中，陆续出土了一批年代久远的青铜器，上面可以清晰看到铸有类似古汉字的铭文……莫非，今天的印第安人就是他们的直系后裔？这是无稽之谈，还是掀开了惊天秘密的幕布一角？

仲生鹏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TPRESS

天王鼎

仲生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王鼎/仲生鹏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108-0522-6

I. ①天… II. ①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6809 号

天王鼎

作 者 仲生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5

字 数 31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22-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1	南辕北辙	1
02	盛名之下	16
03	乌合之众	31
04	大学之道	46
05	江海一麾	61
06	口蜜腹剑	76
07	饮食男女	90
08	十字路口	104
09	假凤虚凰	118
10	祸兮福兮	132

11	沧海桑田	147
12	情深不寿	161
13	君子豹变	175
14	归去来兮	189
15	海棠依旧	203
16	绿肥红瘦	217
17	斯人斯疾	231
18	石破天惊	245
19	在河之洲	259
20	当时明月	274



01 南辕北辙

三千年前的一个春日，中原大地黍麦新绿，蛰虫初鸣。入夜后，新月在天边偶然露了一下脸，就悄然不见了。田野里一片死寂黑沉，一如纣王统治下的社会现实。

突然，空中出现了一道光亮，令群星也为之黯淡。光亮越来越强，逐渐照出了树木的影子，照出了宫宇的轮廓，大路仿佛也铺上了一层银亮的白霜，犹如黎明提前降临了。

犬吠声惊醒了劳碌的农夫，惊醒了垂死的奴隶，也惊醒了醉梦中的贵族，他们仰望长空，心中涌出的是同一个念头：变天了！

一颗灼亮的彗星赫然横亘在天空中。它的慧核正对着日出的方向，长长的彗尾扫过北斗，在晴朗的白天，人们甚至可以凭肉眼辨认出它的影子。恰在此时，象征战争的太岁和代表祸乱的荧惑也双双出现在了南方的地平线上，与这颗彗星相映生辉。满天流光溢彩，景象壮丽无比，又诡异莫名。

谣言像野火一样向四方延烧，一直烧到朝歌的鹿台上，照亮了纣王那张令臣民们不寒而栗的脸。在他冷峻的注视下，披头散发的鬼面巫师做法完毕，从火堆中小心翼翼地挑出了一片龟甲，呈现在了大王的案前。只见龟甲中央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裂纹，可是到了末梢，却突然分叉成了三股，像一只扭曲的怪鸟爪，准备攫人而食。

纣王的瞳孔猛然收缩。战争！这是大战将至的征兆。纣王对战争并不陌生，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个神与兽的混合体，既能发明炮烙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又有格杀猛兽的个人英雄壮举。但是真正让诸侯们闻风丧胆的，却是麾下那支精锐的青铜军团——“九夷之师”。但是，这一次针对的会是谁呢？

彗星既然朝向东方，那就意味着将有重大的事变在东方发生。对商王朝来说，西方的周国虽然羽翼渐丰，但盘踞在今天山东半岛的东夷人更令

人放心不下。商朝在建国以后曾经五次迁都，黄河的频繁改道固然是主因，但东夷人的步步进逼也不容忽略。在纣王的眼中，剽悍凶蛮的东夷人是近在咫尺的豺狼，而崇文尚礼的周人更像远方牧场上一群温顺的绵羊。于是，他轻松而又轻率地做出了决定。黄钺挥舞，大纛飘飞，“九夷之师”像出柙的猛虎，横渡黄河，翻越岱宗，向着大海的方向长驱而去。

千里之外的渭水之滨，神秘的彗星引发了同样的骚动。不过，庙堂上可没有出现群巫乱舞的景象。自从先王在羑里发明了六十四卦之后，鬼神已经从周人的心灵中淡出。但是，当太史将卦辞呈现在武王面前时，他依然吓了一跳，既而眼跳肉颤，浮想联翩。

卦辞上分明只有一个字：震。“震”等同于“动”，有三重意涵：其一代表了地震、雷电、交媾、诞生等自然和生殖现象；其二指东方，这种巧合就很有点耐人寻味了；如果这也不算不了什么，那么，它的第三层意思，就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了。

帝出乎震！换句话说，这颗彗星就是改朝换代的天命！

自成汤开基以来，商朝雄踞大河南北，立国超过了六百年，如今虽不复当年之盛况，但其宗法制度之完善、商业贸易之繁荣、冶炼技能之精良依然远超四方部族。更重要的是，在上古时期，中国人刚走出蒙昧状态，神话在现实政治中依然扮演着主宰的角色。在先民的心目中，商王就是太阳神之子，反商就是大逆不道，连偷想一下都要遭雷劈。因此，尽管天下三分周人已据其二，但终文王一世，始终不敢与商王朝展开最后的较量。

天道既明，人事可为。于是，和纣王一样，周武王做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决定：东征。不过，他的矛头却对准了殷都朝歌。面对信心不足的臣子和首鼠两端的属国，周武王宣称：当年成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夜空中缀成一串。因此，这颗彗星的出现也代表了诛灭暴君、鼎新革故、与民更始的天意。

周军出发了。一路上，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急剧膨胀。孟津誓师之后，安阳就近在眼前了。直到此时，纣王才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九夷之师”根本无法及时调回。牧野一战，周军粉碎了敌人的垂死顽抗，也将纣王逼上了自焚的绝路。

商朝灭亡了，朝歌化为了一片废墟，那个东征在外的强大军团怎么样了呢？谁也不知道，它就像是一缕水汽，在历史的荒漠中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先生，真的发现了石锚，水下还有一大片呢！”破旧的渔船还没有靠岸，韩奇就兴奋地大喊大叫起来。

山东成山角。初夏时节，海上的雾气很大，吞没了岛礁滩涂，连朝阳也变成了混沌中的一个模糊光点。雾气弥漫了天地，也蒙上了容光斗的眼睛，让人看不清楚他究竟是喜还是悲。

“先别下船，把它们送回原处，沉下去吧！”

望着弟子诧异的眼神，容光斗喟然长叹了一口气，透出一股莫名的悲凉。

“获麟于乱世，真是生不逢时！”

他的感慨让韩奇更加迷惑不解了：十八年前，这位曾在“五四”运动中呼风唤雨的反封建健将，今天怎么又吊起了孔家店的书袋子？何况，这次考古虽然在成山角发现了一个商朝五色祭坛，可以推测出远古此地曾经举行过一次隆重的航海仪式，但是水上水下折腾了两个多月，打捞上来的不过是几个农家磨盘一样的石锚。上面虽然有刀刻斧凿的痕迹，但除了中间一个光滑的圆孔有点奇特之外，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纹饰，又算得上是哪门子的宝贝呢？

但是，韩奇虽然年少，毕竟与导师相处日久，联想当下之时局，也颇能体味容光斗的心境。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天下一家”这个词的真实涵义，那就是以天下之大，从此再也没有一家一户能关起门来过太平日子。即使你想当缩头乌龟，人家也可以鼓风扬帆，万里而来，一脚踢破大门，给你送上一份却之不恭的厚礼：玫瑰一样娇艳的罂粟、礼花一样绚烂的炮火、勤快赛过传令兵的传教士，外加一叠取其精华的割地条约、多多益善的战争赔款、地老天荒的租赁合同。不过，洋风摧折之下，中央帝国固然礼崩乐坏，一种新气象也乘势冲破了腐土厚枷，始而细弱，终于沛然。随着实证主义的引入，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我们自己的学者发现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揭开了安阳甲骨文的秘密，判定了夏都平阳的准确位置。于是，号称五千年的东方古国，它的前三千年终于走出了神话的迷雾，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些只留下名字的远古英雄们，他们的面孔也生动鲜活了起来，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以乱世为背景，每一项石破天惊的发现，竟然都变成了浩劫交响乐的序曲：敦煌壁画重见天日没几天，就惨遭了毁

容剥皮的厄运；甲骨文刚从中医的药罐子里逃过一劫，又上了伦敦文物拍卖会的名单；当陕西的盗墓贼还拿着洛阳铲寻觅秦陵的墓道口时，河北的军阀已经用现代的 TNT 将清东陵的地宫门炸开了。而最令人痛心的一幕出现在了某个深夜，在一次混乱不堪的搬运中，三个不起眼的木箱子不知去向。事后人们才知道，那里面装的竟然是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

当然，容光斗和韩奇眼下还来不及为之痛心。因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今年春天，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古都已经兵临城下。

“这些石锚真的是商朝的吗？”韩奇明知故问道。他实在累坏了，不想再浪费力气把它们送回去。不过，他的那点小心思，容光斗一眼就看穿了。

“你看一看石锚的表面，是不是有一层黑色的矿物结膜？那是锰铁化合物。我们可以根据结膜的厚度，推算出石锚沉入水中的年代。”

韩奇依言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就一句话也说出口了。他正要跳上渔船，叫雇来的渔民重新把石锚运回去时，容光斗自己却又不忍心了。

“好了，你就把它们卸在岸上算了。下次再来，也许还可以当个路标呢！今天收拾一下，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北平去吧。”

回北平？韩奇以为自己听错了。眼下黑云压城，从平津南下的火车已经一票难求，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何况，容光斗可不是斗升小民，在这个同仇敌忾的血火时代，作为一名享受公众敬仰的社会精英，他究竟是留在沦陷区还是撤往大后方，在亿万国人心中，已经上升到了大忠大奸的高度。

“昨天，我们不是接到了一封加急的军邮吗？是您的小舅子发来的，说师母已经平安回到湖南老家了，下个月就临盆了。他本人也接到了上峰命令，马上要开拔去上海，很可能要大打了。”

“没错，北平比上海更危险，十之八九守不住，但我们一定要赶回去。”容光斗笑了起来。和所有成熟的男人一样，他的笑容有一分含蓄，二分清淡，更有七分坚持。

“所谓‘天意’就是民心。百年来，中国外战无一不败，眼下依然国困民贫，但人心已经唤起。一旦开战，即使杀得尸山血海，总要打到敌人彻底投降为止。当此大变，你我文不能运筹，武不能扛枪，与其逃到内地坐耗钱粮，不如做一些关乎民族未来的事情。”



几天后，容光斗和韩奇回到了京师大学。作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发源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而隆隆的炮声也日近一日。敌军进城的前夜，心乱如麻的韩奇又一次找到了容光斗，发现后者正忙着整理行装。

“我们又要出发了，不过不是南下，而是北上！”摇曳的烛光下，容光斗的脸色无比凝重。

此行的目的说出来很简单，就是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商朝军团！

韩奇呆住了，惊惧喜忧一起涌上了心头，说不清哪一种更强烈。史学界谁不知道，商军东征和老子出关、徐福东渡、建文帝遁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失踪迷案。可是，历史上与之相关的史料寥寥无几，连写一篇论文——不，写一部幻想小说的素材也凑不够。

“史料是读出来的，贵在有心人。”容光斗简单的一句话，就透出了心中的自信。他当然知道，关于那个强大“九夷之师”，现存的史籍中只有蛛丝马迹可寻，但绝非无稽之谈。非但如此，他还有把握确定：在商朝灭亡之后，这个军团既没有回师企图复辟，也没有被周军消灭掉，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周王朝东方的大敌。

“你知道，山东俗称‘齐鲁大地’，因为在春秋时期，山东以泰山为界，北归齐国，南属鲁国。齐国是两代周王的国师——中国第一位‘武圣人’姜尚的封地，而鲁国更是一代名相周公姬旦的采邑。很明显，需要这两位权倾天下的开国元勋联手对付的敌人，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

韩奇的眼睛立即放光了。一部《史记》，哪个学史的人不背得滚瓜烂熟？可如此醒目的战略部署，竟然视而不见。老师果然不愧是大家，一眼就看穿了寥寥文字背后深藏的玄机。不过马上他又摇头了，因为这三方两军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对抗。几十年之后，齐国就蚕食了整个山东半岛，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有了对手；对手上哪里去了，出海远航了；远航去了什么地方呢？你猜一下。”

搁在以前，韩奇最受不了的就是老师这种三段式的循循善诱，似乎自己还是个未进学的学童，而不是京师大学即将出炉的最年轻的硕士。同样，如果这番对话发生在半年之前，韩奇也一定会认为老师脑子里的某根筋错乱了，可是回想起成山角发现的种种奇异迹象，他就不能不认真思索这个答案了。

与今天人们印象大不相同的是，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对海洋其实并不

陌生。河姆渡的一条古船将东方航海史推到了八千年前，湖南城头山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木桨和船舵，而商人更是一个兼跨海陆的强盛部族。早在汤之前，首领相土就征服了环渤海地区，与中原的诸夏分庭抗礼，《诗经》中也留下了“相土烈烈，名截海外”的诗句。凭借着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技术，每当春季的信风吹起时，商人就扬帆南下，纵横七海，一举成为了称霸东亚的贸易之王。余风所及，直到千载之后的闽越人、百济人和琉球人，仍然保留着“尚白”的传统。

那么，商朝军团究竟去哪里了呢？韩奇看着容光斗那张热切的脸，脑海中突然电光一闪，不禁脱口而出：

“美洲。”

容光斗缓缓颌首，目光突然变得炯炯如火。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史学界对美洲印第安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印第安人是亚洲之外唯一具有鲜明东方特征的黄色人种，而他们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自然也勾起了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叹。近代以来的考古挖掘表明，早在万年之前的美洲还是个杳无人烟的大陆。显然，印第安人是个外来户。因此，“印第安人究竟从何处来”一直是全球历史学家百谈不厌又莫衷一是的大悬案。

大约一百年前，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流亡美洲，对印第安人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他吃惊地发现，印第安人的农事、围猎、祭祀、婚丧仪式，竟然与中国殷商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而印第安人见到了来自万里之遥的中国人，激动欢欣也形之于色，仿佛见到了睽违已久的亲戚。于是，康有为认为：印第安人来自中国。这个结论显得武断又肤浅，就像他本人的政治改革蓝图一样，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供人赏玩而已。

不过，康有为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二十世纪以来，在美洲墨西哥的一些古代遗址中，陆续出土了一批年代久远的青铜器，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铸有类似古汉字的铭文。显然，印第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学术界提出了“一脉相承”和“一母双胎”之说。更有人大胆断言：商朝灭亡后，那个传说中的“九夷之师”眼见复国无望后，毅然东渡太平洋来到了美洲大陆，今天的印第安人就是他们的直系后裔。

至此，韩奇才知道容光斗早就注意到了印第安人来源的争议，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过，就算“九夷之师”是一只猛虎，毕竟没有插上双



翅，不可能轻易飞越半个地球。

容光斗拿出了一张涂满各色标注的半旧海图，随着他的手指的移动，韩奇的眼中依次出现了如下地名：山东半岛、济州岛、对马岛、库页岛、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美洲西海岸。

“在上古时期，一种文明要成功移植到另一个大陆去，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认为，商军在东渡的过程中，很可能像迦太基人一样步步为营，建立了一系列中转站。”容光斗沉吟道，“根据洋流的分布，从山东半岛出发，有三条海路可以走。走中路，顺风一天一夜就可以抵达九州岛，不过之后万里之内几乎是一片汪洋；走南路，出巴士海峡后就是南太平洋，海上常年刮的是东风，没有动力的古代船队不可能逆流长驱；最后就是北路了，这条路虽然看上去很冷僻，但登陆点不是半岛就是物产丰富的大海岛，间距也不过一两千海里，补给休整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航行途中，船队一直是缘岸航行，可以避开大洋上风暴的袭击。”

韩奇现在对老师的佩服程度，即使到不了五体投地的地步，至少也要做几十个俯卧撑了。不过，考古和打仗一样，即使知己知彼，要想百战百胜，也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

“我们怎么开始呢？”他的潜台词是，我们总不能也顺着这条路走一遭吧？

对此，容光斗也胸有成竹。原来，他从残缺不全的古本《竹书》中发现，周昭王时期，塞北的鬼方国曾向天子进贡了铜矢。古籍中所谓的“鬼方国”有两个：一个在雁门关外，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曾将它驱逐到河套一带；另一个则在肃慎以东，大致分布在今天的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北部。容光斗断定为后者，因为该国“近天极，多地火，昼不明，夜不晦”，可以推断出具有两个鲜明的地理特征：一是纬度靠近北极圈，所以有极昼和极夜现象；二是遍布活火山，有丰富的地热资源。综观整个东北亚地区，只有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半岛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而半岛中部的克柳切夫火山更是远东最大的活火山。此外，“以铜为礼”正是商族而不是周族的习俗。

把几个要点综合起来，这个鬼方国很有可能就是商朝军团东渡过程中的一个跳板。虽然证据确凿无疑，逻辑严丝合缝，但这个猜想依然太过大胆。不过看到老师眼中燃烧的火焰，韩奇浑身的血也骤然上涌。没错，只要在堪察加半岛找到商文化的遗迹，哪怕是半只铸有云纹的鼎耳，一块刻

有徽符的残刀，就可以说是取得了颠覆性的大发现，足以令世人——不，令西方同行们刮目相看。

现在，韩奇心中只剩最后一个疑惑了。容光斗就像是看穿了他心思一样，马上就掀开了谜底。

“为了顺利进入东北亚的荒野，我们必须利用这场战争造成的混乱，这就是我坚持要回到北平的唯一原因。”

韩奇听了，心中茅塞顿开。没错，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要想前往遥远陌生的堪察加半岛，唯一的渠道就是从东北出发去海参崴，然后想方设法获得进入苏联远东地区的通行证。可是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于敌手，与中原的日常联系完全被切断，更别说学术交流了。现在，敌人正在大举南下，关内关外一片混乱，进入东北反而不是一件多大的难事了。

不过，这一切必须在敌人控制北平之前完成。否则，凭容光斗在东方考古界的名声，一旦被汉奸们盯上了，那可就弄巧成拙了。

师徒二人立即动身了。为避免被人认出，他们丢掉了一切身份证明，化装成收集山货的商贩。一路上，虽然碰到了一些麻烦，还是顺利到达了绥芬河。到了这里，容光斗才知道出境依然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原来，为避免日军寻衅开战，苏联已经封锁了边境。两人一停就是两个多月，始终一筹莫展。正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容光斗无意打听到城外太平岭夹皮沟有一伙土匪在活动。头领名叫“八巧哥”，虽然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但几年前也参加过义勇军。日军清剿过几次，始终不能得手，就抛出了招安的老套子。“八巧哥”也不是岳武穆转世，顺水推舟接受了伪职，依旧过上了逍遥的日子。

于是，容光斗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带着韩奇上了太平岭，没走多远，便被伏路的小贼截住了。当“八巧哥”听说拿来一个国立大学教授时，小眼顿时瞪成了龙眼。不过，听了容光斗一番慷慨陈词后，却又嘿嘿冷笑了，说老子天不管，地不收，龙江两岸度春秋。什么国家兴亡，民族大义，全都是扯犊子！

容光斗不懂江湖规矩，毕竟也看过《水浒传》，知道混迹绿林的日子看上去舒心，怕的是将来没下梢。眼见软求无效，干脆单刀直入了。

“眼下日军虽然猖狂，终有覆灭的一天。那时候天下一统，四海一清，新政府算起了旧账，你就想金盆洗手，下山做个平头老百姓，恐怕也成了



奢望。到时候我们给你说句好话，未必不能保下一条命来。”

“八巧哥”想不到这个白面书生竟然反客为主，倒有点踌躇了。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知道读书人的话虚多实少，但此人气度不凡，信用等级或许高一些。作为一个乱世枭雄，他懂得多方押宝的好处。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和容光斗拜把子。没想到的是，容光斗竟慨然答应了，烧纸发誓磕头不算，还一口喝干了鸡血酒。待在贼窝里，韩奇固然感到别扭，但很快就发现，真正受折磨的却是主人。刚开始听容光斗讲个豪侠典故还挺新鲜，没想到境界越拔越高，竟然鼓动众人效法马占山将军反戈一击。到后来，山上山下的人一见到教授那张恬静亲切的脸，就像患了低血糖一样心慌腿软。

好在七天之后，终于下起了白毛大雪。夜半时分，容韩二人跟着一个猎户出身的喽啰潜入了莽莽林海中。这一走就是十多天，期间的艰苦一言难尽。最危险的一次，敌人的巡逻队就在三人藏身的灌木丛边走过，差点就踩在了头上。穿越边境后，容光斗和韩奇又徒步在山野中跋涉了好几天，才到达了海参崴。

此地原为华人开埠，码头更是鱼龙混杂的地方，凭借“八巧哥”的关系，两人得到了必要的救济，拿到了可以乱真的身份证明。在港口被冰封之前，容光斗和韩奇终于爬上了一艘前往堪察加半岛的运煤船。

从地图上看，堪察加半岛犹如一把深入太平洋的大镰刀。离岸还有一天的海程，就看到大股的烟尘从地平线上升起。显然，这里的火山运动十分活跃。

运煤船靠岸的间隙，两人溜上了岸，一头扎进了楚克奇人聚居的木棚中。楚克奇人属于通古斯人的北支，体壮脸扁，额宽须黄，而容韩二人眉清目秀，是典型的南国子民，但追溯起来，几十万年前大家还是亲戚，所以只要把头发搅乱，蓄起胡子，反穿皮衣，等高纬度的阳光把皮肤灼伤，在外人眼中就没有什么区别。

和许多历史学家不同，容光斗其实更擅长与活人打交道，更懂得如何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很快，当地人就喜欢上了绣着鸳鸯的大红手帕，以及能让人打喷嚏的鼻烟壶等小玩意儿。找到了落脚处后，师徒二人立即开始学习楚克奇人的语言和生活技能。半年以后，当漫长的冬天结束时，他们的打扮和身手已经和两个猎人没什么不同了。

按照计划，两人要从半岛最南端开始，对堪察加半岛进行了地毯式的

考察。

在想象中，这个靠近北极圈的半岛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冰窟，身临其境才发现大为不然。这里山高谷深，气候潮润，不时可以看到温泉与寒水并流、火山与冰川对峙的奇景。由于地旷人稀，物产丰饶，堪察加半岛是猎人的天堂。鸟雀不知避人，兽群傍路而行，獾是活动的油罐，狍子是常温的肉库，而春季里满溪跳跃的大马哈鱼，更为两人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

但是，天性活泼的韩奇很快就发现，堪察加半岛是一座真正的地狱。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和被捕的担心逐渐褪去了，只剩下抓心挠肝的孤独感。每天睁开眼睛，眼中除了清冷的阳光、灰白的岩石、暗蓝的河流，就是无边无际的白桦林，仿佛行进在一个冷色调的长卷中；走在腐叶层层的中，除了脚步声和鸟鸣声，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声息，又像钻进了一部循环播放的默片。一开始，韩奇最怕碰到人，到后来，偶遇一只直立行走的大棕熊，竟也感到莫名的亲切。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将近十个年头，容光斗和韩奇蹒跚而行，从怒涛咆哮的鄂霍次克海走到了极光闪耀的卡拉加地峡。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鬼方国”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形容枯槁，行为诡异，几乎和鬼没有什么区别了。到后来，连大脑的语言功能也退化了，瞪着眼梗着脖子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字来，痛苦程度堪比便秘。

不过，心灵的孤寂倒是其次，真正让人失望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商文化的痕迹！

容光斗的脸色越来越不好，一股沉重的气息笼罩在两人头顶。但是，韩奇知道现在是咬牙坚持的时候，因为伟大的成功和令人扼腕的失败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也许明天，不，甚至迈出的下一步就可能从烂叶中踢出一个黄金王冠来。

费了如此大的心血，当然不可能一点收获也没有。从半岛各处发掘出的遗物证实，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曾是古人活动的场所，不过他们还没脱离石器时代。但让人惊奇的是，容韩二人经常在同行身上看到漂亮的铜饰品，从年代上看新旧不一。一开始，容光斗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后来见多了，就留心打听产地。原来，它们均产自半岛东部的一条山脉。

显然，容光斗有点心神不宁了，韩奇也预感到了某种不妙的兆头。两



人心意相通，立即起身出发了。这一带的地势异常险恶，喷泉遍地，毒气弥漫，几乎无路可走。终于有一天，在火山喷发的间歇，容光斗和韩奇爬上了一个荒凉的山坡，找到了一连串人类开凿的原始洞窟。在山脊上一个废弃的岩穴里，两人找到了一些含铜量很高的金属器具。从年代上看，它们的历史非常久远，但是，从工艺的角度看，容光斗一眼就看出来了：它们绝不是经过人工冶炼的产品！

在火山余焰的映照下，容光斗的脸色在青白和血红中交错，他俯身拣起了一件铜器，凝视良久，突然苦笑一声，泪水夺眶而出。就在那一瞬间，他终于明白了：这种的“铜器”不是人工合成的，而是火山喷发时从带出的天然金属混合物！

原来，这就是鬼方国向周天子进贡的“铜矢”的由来。

一切全错了！错得太离谱了。容光斗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在大自然的恶作剧面前，人类巧妙的构思和精密的推理显得是那样的可笑！

两人谁也不说话，也不想动一动，就这样在火山的灰烬里枯坐了一夜。韩奇的头脑中迷迷糊糊的，也不知是梦是醒。东方的晨曦一点点亮了起来，容光斗缓缓地站了起来。突然，他的身子向前一倾，“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韩奇大惊失色，扑上前扶住了他。容光斗苦笑着摇摇头，示意自己没什么事，可是他冰凉颤抖的双手却说明了一切。

两人黯然踏上了归途。一个月以后，终于又站到了半岛南端的大海边。搭上了过往的船只，容韩二人才知道，世界大战已经在一年前就结束了。

艰苦的北方之行失败了。韩奇对自己的老师并没有失望，因为容光斗的另一个预言已经实现了。不过，庆祝胜利的爆竹碎屑还没有清理干净，内战的硝烟又隐约可闻了。安下心来做学问，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依旧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容光斗见到了齐膝高的儿子，但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子了，她死在了敌机对衡阳的轰炸中。韩奇拿到了自己的学位，但他现在竟有点害怕校园里宁静的气氛了。半年之后，师徒两人又一次结伴出发了。这一次的目的地不是冰封的西伯利亚，而是葱郁的亚美利加。既然不能从商朝军团的起点找到线索，为何不到终点去看一看呢？

容光斗原本家产殷实，但经过如此一番折腾，已经一贫如洗了。他跑

遍了各个衙门，不但一无所获，还被人家当怪物看待。韩奇的腿跟着导师机械地走，可他的耳朵并没有闲着，听街上人传言，连从日本收回的定远舰的大铁锚也被海军部的官员盗卖给了铁匠铺，心想如果商朝船队真的存在，在这个乌烟瘴气的时代，恐怕也免不了进木柴厂的结局。

最后，倒是容光斗的小舅子发了善心，送来一百两黄金做盘缠。不过，当年那个淞沪战场上浴血冲杀的少校营长，现在却蜕变成了喝兵血的少将旅长。容光斗深以为耻，准备原物奉还。韩奇劝他不要太死心眼。别忘了，人家当年本是吃喝不愁的地主少爷，正是在你的劝说下投考了黄埔。一晃二十年下来，手上难说清白，但抗战中也曾出力杀敌，辛劳不可一笔抹杀。况且世风日下，官场如墨，他怎能独善其身？那些黄金虽然来路不正，但归根到底是民脂民膏，视之为粪土似乎不恭。再说了，我们在东北连土匪都肯攀交情，又何必对亲人如此苛责呢？

又一个春天到来了。容光斗和韩奇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后在巴拿马弃舟登岸，然后跋山涉水，穿越了数个国家，一直走到了尤卡坦半岛。将近两年时间，两人一直在森林中游荡。现在，沼泽取代了冰原、蚊子取代了饿狼、疟疾取代了冻疮，成了新的三大敌人。沿着加勒比海的西岸前进一段时间后，两人就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景象：绵延百里的海岸线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木。

在热带雨林中，空气中的水分几乎达到饱和状态，当地人夸口说拍一下手就能下一阵小雨，所以万木欣荣并无奇特之处。但是，这些植物越接近海洋就越有疯长的趋势，仿佛海水中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许多大树干脆扎根在沙滩上，每当潮水上涨时，树冠就在波涛中舞之蹈之。韩奇跳下印第安人的小舟，双手捧起一口水，只喝了一口，就皱眉吐了出来。

水竟然是咸的！容光斗叫他上来，说自己曾读过一个欧洲旅行家的游记，里面提到过这种场景。不过，那是“万河之王”亚马逊河的人海口，周围上百公里内都是淡水。可中美洲狭长崎岖，这一路走来，连条堪比汉水的中等河流也没有见到。

除了这个插曲，考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随着旅程结束，容光斗的脑海中却浮现了大团疑云。

印第安人的文明史究竟有多长？在荒芜的丛林里，两人瞻仰了一个又一个雄伟壮丽的石头宫殿，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洲金字塔”。随便从中找一块石头，重量都在半吨以上。很显然，这是人类早期奴隶制社会